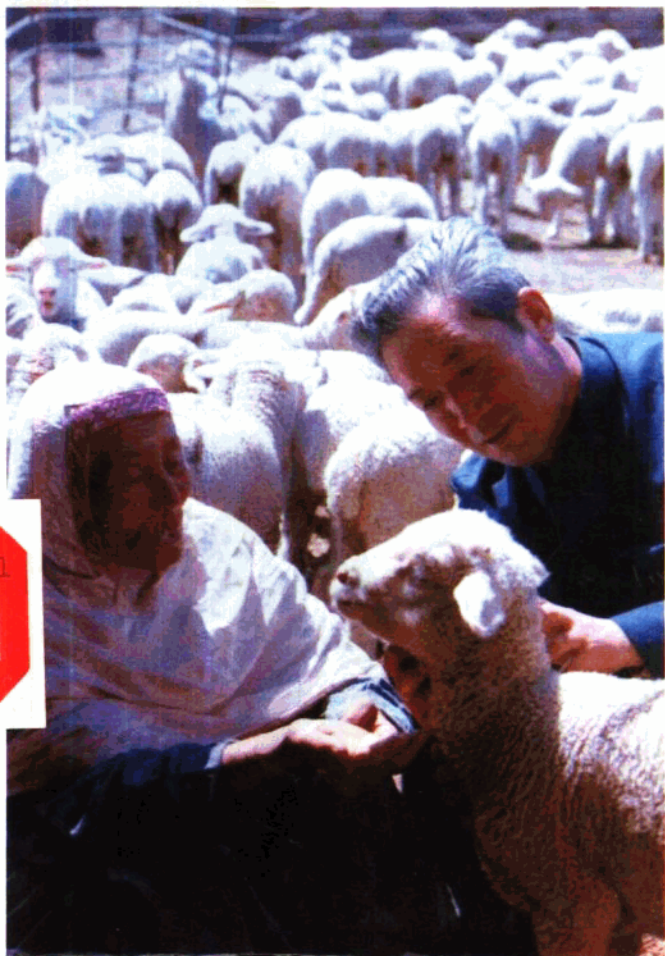


薛宗正

汉 族

中国新疆
民族民俗
知识丛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445-51
/9

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

主 编 田卫疆 许建英

特邀审稿专家(按姓氏笔划排列)

卡德尔·艾克拜尔(乌孜别克族) 扎米儿·赛都拉
(塔吉克族) 艾则孜·玉素甫(维吾尔族) 刘志霄
祁协玉 纪大椿 李 泽 李东晟(满族) 阿不
都秀库尔·图尔迪(维吾尔族) 周龙勤 张郁君
郭平梁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 殷 晴

总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边陲，面积 164 万平方公里，人口 16 327 048 人（1994 年）。它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有着极为悠久的辉煌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天山南北广袤的地域，古代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此流徙居住，繁衍生息。他们用智慧和血汗共同开发浇灌了这块神秘的土地，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历经无数次的社会变迁，民族的分化融合，一些民族消失了，经过民族融合以后，往往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民族组合体，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生活在新疆各地的民族主要有 13 个，她们是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和塔塔尔族。之后，随着解放后新疆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的需要，大批内地各族有志青年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援边疆建设，新疆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民族成分，迄今，共有四十多个民

族的后代共同生活在祖国这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用辛勤的双手编织着美好未来的绚丽图画。

新疆各个民族虽然人口数量多寡不一，历史长短不等，社会发展水平高低有别，然而，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和迥然相异的风俗民情。这一特点构成维系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不断繁荣昌盛的纽带和永久性活力的源泉之一，进而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千姿百态，雄浑博大，充满生气。

团结互助，维护国家统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优良传统。新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蔚然成风，并且自此历久不衰。自公元前60年西汉西域都护都府建立，新疆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无论是在遥远的驼铃回响的汉唐时期，还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新疆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帮助，结成了唇齿相依的友好情谊，建立了血浓于水的密切关系。为了保卫边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完整，她们浴血奋战，不屈不挠，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此前后各民族自治州、县、乡的逐步建立，新疆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

族关系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国家对新疆经济建设的扶助支援,内地大批青年奔赴新疆,支援祖国边疆的建设,推动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经过四十多年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劳动,今天新疆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民族大团结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将中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民主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仅是时代的需要和各民族的共同意愿,而且也是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保证。为了充分展现新疆各民族丰富多采的历史文化和风格独特的社会面貌,显示其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宣传建国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同国内外读者见面了。

这套《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普及性为一体,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料,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将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文字形式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和介绍新疆13个主要

民族的历史源流、社会变迁、文化生活和风俗民情。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将会比较准确、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新疆各民族过去的足迹和现在的变化，深刻体会现代新疆各民族之间和睦友好关系的必然性，充分感受到各民族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从酝酿策划到付诸出版，历时近两年，可以说是历尽周折。在当前商海汹涌，“学术著作”、“科普读物”出版难的形势下，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仍排除种种困难，全力资助这套丛书的出版，显现了他们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人的“良知”，使人闻后无不为之感叹。

编写这样一套内涵丰富，政策性又强的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的系列丛书，无论是作者，还是组织者都没有什么经验，困难无疑是很多的，虽然我们曾为此编写了周详的写作提纲，严格审稿制度，初稿充分征询各族专家学者的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客观条件限制，书中不足之处仍难以避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便重版时改正。

目 录

- 汉人落户西域及其古俗…………… (3)
- 高昌建国与汉、晋旧俗的传承…………… (14)
- 三州、四镇的汉人与唐风…………… (28)
- 唐末至清朝汉人的减少与回升 …… (44)
- 新疆建省至民国时期汉人的生活模式 …… (62)
- 新疆解放以来汉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 (77)
- 主要参考文献 …… (95)

“古道千盘草木荒，戍旗一片黯春阳。

谁知石烂山枯后，犹有残碑纪汉唐。”^①

这是清代诗人李銮宣在新疆看到汉、唐古碑所赋的诗句。这些古碑历经千余年来的风风雨雨，屹立至今，说明汉人在新疆并非外来户，而是早在两千余年前就已加入了新疆多民族大家庭的行列，吐鲁番及其它地区发现的大量汉文文书及其它汉人生活物品都足以证实新疆汉人的存在与汉人聚居区的繁荣，这是由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经济纽带所联系，并自西汉时期纳入祖国版图以来的政治现实所确定的。而汉人定居新疆是同这一历史进程同步的，具体而言，乃始于汉，盛于唐，其后历经几度升、沉，至清又恢复了在祖国边疆中的重要地位。两千余年来，汉人不仅为新疆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而且在融合西部边疆多元文化进入祖国统一文化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时至今日，汉人在开发和建设新疆所起的重要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无庸赘述。

但是历史是变化不居的，汉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价值取向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本书立旨重在一个“变”字，力求作到立体的动态研究，摆脱但作平面静态考察的传统套路。这一变化

^① 《塞上四首》，《历代西域诗选注》，新疆人民出版社，页139。

不仅决定于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及其影响,而且也同周邻的边疆诸族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新疆汉人固然显现了全国汉人的共性,同时又显现了边疆汉人自身的特异性。

汉人落户西域及其古俗

汉人虽非新疆的土著民族,但却是最早了解这一地区和最早定居这一地区的民族之一。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是玉石之乡,其中位于昆仑北麓的于阗尤以产美玉闻名,而远在中原的古华夏人却特重玉饰,在汉字中凡表示珍宝的词汇几乎都加以玉或贝的表意偏旁,贝产于东海,尚属易得,美玉则来自何方?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学术之谜。对此,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玉经科学鉴定原产地来自今和阗,而巴里坤则出土了产地远在东海的环形贝,这说明早在远古或上古时期,内地的华夏人就同古新疆的土著居民存在着密切的玉、贝交换关系,由之证明了后日

所称的丝绸之路在更为遥远的古代本来是一条玉、贝交换之路。因此，当西方尚以迷茫的目光注视着这一陌生的地域时，我国先秦古籍《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中都已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关于昆仑、坳泽、流沙、瑶池、春山、赤水等只有新疆才有此地貌特征的记载。其中《穆天子传》出土于晋之汲郡魏襄王墓（一说是魏安釐王墓），文字古奥，确为先秦古籍无疑，内记公元前一千年周穆王的一次西行壮游，历经赤乌、曹奴、容成、豸韩、西王母、寿余、诸干、西膜等“国”（其实无非是部落），这些古“国”似乎大部分都在今新疆境内。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丝绸贸易代之而兴，丝绸是古华人的伟大发明，它是由蚕所吐丝织成，光艳轻薄，是古代世界最精美的织品，售至古罗马乃至寸帛价胜寸金。古华夏人也以此自豪。华夏人崇龙，至今汉人仍以龙的子孙自诩，而“龙”究为何种动物？迄今莫解。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或多种图腾复合物，似皆未得正鹄。按龙之形固如蛇或节肢动物之状，但可大可小，可入水，可升天，变幻莫测，而蚕之为形恰如蛇状，却一生数变其生存形态，更合龙之特性，当然，龙是蚕至今还只能算是一种假说，但我认为，这一假说如能成立，则更足证实了蚕丝的高贵价值已赋予了蚕的某种神性。历史的演变也充分证明了丝绸贸易加速了流沙东西的进一步联系，至迟至秦朝，华夏人

必已涉足西域了。这些人或是商人，或是使者，虽然正史并未留下什么明确的记载，但直到汉兴，乃至张骞“凿空”之后，西域人仍称华夏人为“秦人”，并留下秦人善凿井的口碑，则更足说明，至公元前三世纪之世，中原的华夏人和西域土著相互之间已更加了解和熟稔了。

但是，汉人大批进入和定居今新疆地区毕竟是汉开西域以后的事，换句话说，汉人涉足天山南北是与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相同步的。这一盛事发端于张骞西使，肇始于李广利伐大宛，而完成于郑吉出任首任西域都护。西汉武帝之世，汉与匈奴的战争全面爆发，张骞肩负“断匈奴右臂”的政治使命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欲结月氏共反匈奴，虽未获直接政效，却初结西域三十六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再次西使，正式与乌孙结盟，引起西域诸国的由北向匈奴到内向于汉的历史趋势大转移，归封博望侯，自是汉使西去冠盖，相望于道。李广利伐大宛也发生于汉武帝之世，前后两次出师（太初元年至三年，前104—前102）引起西域诸国的弃匈奴降汉，归置护鄯善以西使者，留军屯守，这是汉人进入新疆地区之始。至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贤掸降汉，神爵三年（前59年）汉朝创立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任都护，驻节乌垒，自是今新疆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汉军官兵遂开始大批进驻。为了解决军

粮问题，又创立了戊己校尉，总管军士屯田事，此职初设时官阶尚低，后来随着屯田兵人数的增多，渐与西域都护地位相埒，形成为两军府二元化管理的格局，东汉承袭此制不变。而汉军，实乃武装起来的汉族农民，既承担着屯戍西域的任务，遂大多长留不返，成了这一地区的新居民。据《汉书》、《后汉书》所记，它们分别来自汉中城固、太原、江都、天水、北地、茂陵、平陵、上封、山阳瑕丘、上党、陇西、安定临泽、南郡秭归、涅阳、酒泉、张掖、敦煌、武威等地，参稽居延汉简和罗布泊木简，还有河东汾阳、河南洛阳、颍川阳翟、以及汝南、大河魏郡、昌邑、济阳、东郡、淮阳、邳郡、巨鹿、广汉等地的人，尤以汾阳、昌邑、汝南三郡人数最多。其中的屯田兵大多携家带口，也有的就地通婚，繁衍后代，而保持着中原华夏人的祖俗。因此，可以说至迟至西域都护府创立以后汉人已正式加入了西域多民族大家庭的行列了。

汉人是农业民族，主要从事的生产形式是农业，其基本组织形式是屯田。汉军本来就是由武装起来的农民组成，进驻西域后依然亦兵亦农，一手拿矛，一手拿锄，且耕且战，全部以军事系统组织起来，就称为屯田。汉人初来，先在塔里木河下游的渠犁、轮台一带屯田，接着屯田于乌孙国境，昭帝时扩大屯田于葱岭东，即今新疆地区。元凤四年（前 77 年）汉军又在楼兰的伊循一带进行屯田，自是汉军屯田已遍

及新疆各地。其地域包括渠犁、姑墨、伊循、疏勒、北胥鞬、精绝、交河、柳中、高昌壁、金满、且固、赤谷、伊吾等地，都属新疆的肥沃地区。汉人屯垦士卒种植粟、稷、麦、黍、高粱、豆类，蔬菜有葱、韭等，带来的先进农具主要是铁制的犁，小农具品种多种多样，包括锄、镰、木铎、木杈、木夯、铁斧、铁铧等。汉人率先以牛拉犁耕地，且施以粪肥。罗布诺尔出土的汉文简牍中记有“……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字样，米兰遗址发现有犁耕痕迹，伊犁河流域有铁犁铧出土，足以印证这些农具和耕作方法的使用，由之农作物远远高产于西域的当地居民，在当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兴修水利（包括挖井和开渠）也是汉人对西域的一个重大贡献。挖井是一种地下水取用技术，大宛人早知秦人善挖井，有了井，人类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对河流的依赖性大为减少了。开渠则乃一种河流水资源的面扩展技术，故乡在黄河流域的汉人早已把它同提高农业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从事屯垦的汉军士卒由之在西域全面推广开来。史载敦煌人索励曾率敦煌、酒泉士兵千余人至楼兰，合鄯善、焉耆、龟兹三、四千人横断注宾河，修堰筑坝，掘渠分水，三年内“积粟百万”^①。黄文弼也曾在今沙雅境内的黑太也拉克发现了长达 20 华里的汉代古渠。伊循的汉代古

^① 酈道元：《水经注》，卷 2

渠形制尤为完整，由一条主干渠和七条分干渠组成，这显然是汉代军垦战士的遗迹。

同农业相伴生，内地的手工业技术也以汉人为中介，传入了西域。西域汉人主要是军人，因此，首先关心兵器制造业的发展，新疆各地出土了大量的刀、矛、剑、镞等汉代遗物，多为金属制成，说明在兵器生产的带动下，金属工艺已有所发展。陶器是汉代主要的生活器皿，新疆的出土物多为灰陶，喜用水波纹，环圈纹、绳纹等内地习用的纹饰，而与当地民族的陶器造型、习用的纹饰有异。汉人精于丝织业，楼兰出土汉文简牍中明确记有“织府役卒”，说明专门备有织造匠人，但当地不产丝，丝绸原料必仍由内地运来，由屯田系统的织匠具体加工，分发士卒。汉人也经营畜牧业，除西域惯育的羊、马、驼，以及由匈奴传来的驴、骡以外，特重牛的饲养，还自内地引进了猪。汉文的“家”字，就是屋宇下一口猪（豕），说明在汉人的观念中没有猪是构不成家的，既然汉人已在西域安了新家，自然必须把这种家畜引入这一地区。

关于汉人进入今新疆地区以后生活习俗是否有所变化？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总的来说依旧保持着自身传统习俗。如粟食，即以粮为主食。其中尤以麦、黍和豆类为主，主食是饼和粥，饼为面制烙成，当时尚不知发酵，都属硬面饼类。粥为米、黍熬制，还有肉糜，乃属于加肉的米粥，则属上层食品，以粮食菌化

加盐制成的面酱乃主要的佐餐佳品，屡见于汉简。此外，盐也似为按军士人数分发，看来普通战士生活仍很清苦，肉食仅为粟食的补充形式，主要的烹制形式为煮和烤，烤又谓之炮，汉画像石中所见以串烤肉的方法同今日维吾尔族的烤肉完全一致，辛香类调料已开始使用，豆腐传说乃淮南子发明，新疆已发现了豆类种植，必已开始造豆腐，并会生产豆豉，成为平民的美食。汉人是定居民族，每至一地，必营造住房，外修城堡，汉人的城堡多为方形或矩形，与中亚一带的圆形城堡有异，1972年我在奇台县半截沟公社麻沟梁发现的石城子古城是天山北麓唯一现存的汉城遗址，据考证就是东汉名将耿恭抗匈奴之疏勒城，足为新疆汉代建筑的代表。该城虽依山而建，仍呈不规则的方形，皆为以土垒制，夯打而成。城中发现了大量实心大青砖和云纹瓦当，青砖大而坚实，必在当地烧制，云纹瓦当又分多种类型，其中还有施朱者，说明城中官署还砌砖饰瓦，一如内地，又据原苏联考古学家报导，李陵寝宫已被发现，这位汉将虽已降匈奴，然其寝宫仍乃纯然汉式风格，内出铜镜及“天子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瓦当，石城子也与之类似，不过等而小之而已。城中曾出土过一匹铜奔马，体瘦腿长，显然是汉代流行的天马形态，该城所在的公社（今为乡）还曾征集到一枚铜镜，亦为汉代形制。足以反映上层汉人的生活。普通汉民亦皆室居，住房主要

盛行土夯板筑，房顶呈两面坡形，有异于本地的平顶房屋，这是自半坡村时代以来以汉式建筑一直不变的传统。无分贫富皆为一堂两内，即一明两暗的建筑格局，贫者家徒四壁而已。皆开户窗，户即门，当门因光线较好，多置织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①就是这种住室的生动描写。到了隆冬，就用泥把窗子封死，来春再重新开启。人皆席地而坐，坐姿类似于跪，以足抵臀，身则直立，大约同今日本人坐姿类似，进食有矮案，食器多陶、木制品，已开始使用筷子，称之为“箸”。已经懂得用粮食造曲酿造度数很低的酒，酒器多使用下有三足的“爵”，我国造酒始于殷人，而殷人饮器皆三足，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朝。

汉人以“衣冠之族”自诩，其服饰主要为丝、麻制成，重宽松，讲究以色彩区别身份，称为“服制”，绝对不许僭越。官员衣锦帛，公务穿法服，即依官品所定制服，日常则穿常服，军官战时着戎装，但铠甲全身披挂起来，非常沉重，也不是日常服装。其实官员无论文武，平日皆穿常服。特点是宽袍、大袖，右衽，多有襟边，丝带，髻发，包发巾，加抹额，仕女多高髻、花襦、裙曳地，头饰珠玉，以高硕而苗条为美，普通农民则短衣褐，束发，麻带，草履，等级相差悬殊，定居西域以后，因气候同内地大异，加之当地居民的影响，

① 《木兰词》